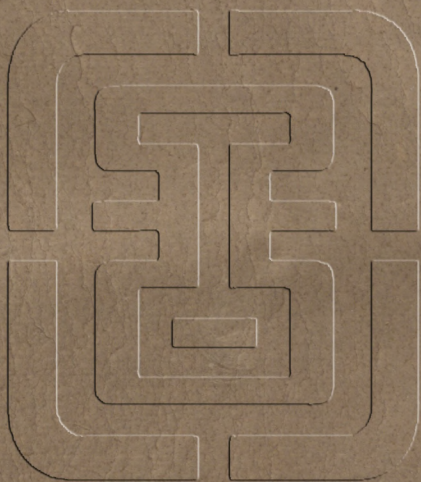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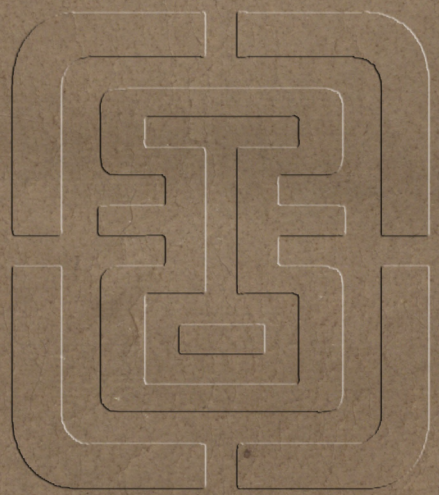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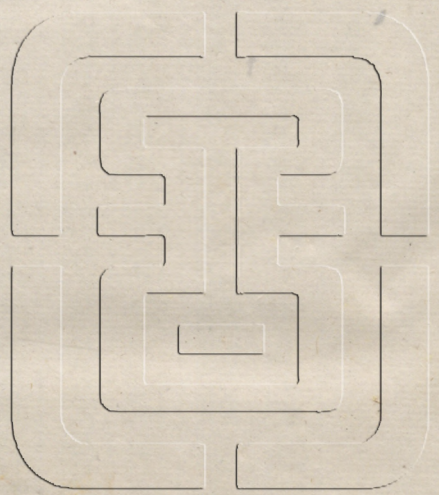
1793



鮎崎亭集

二六





結琦亭集外編卷三十二

楊氏

柳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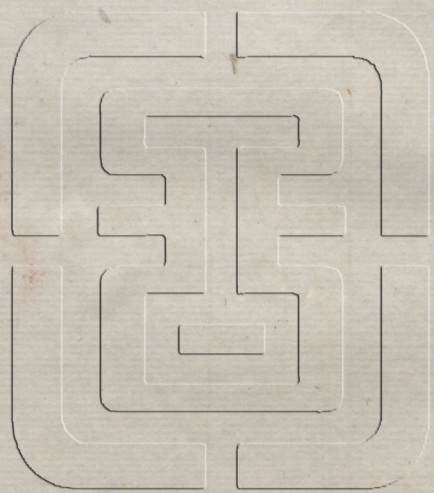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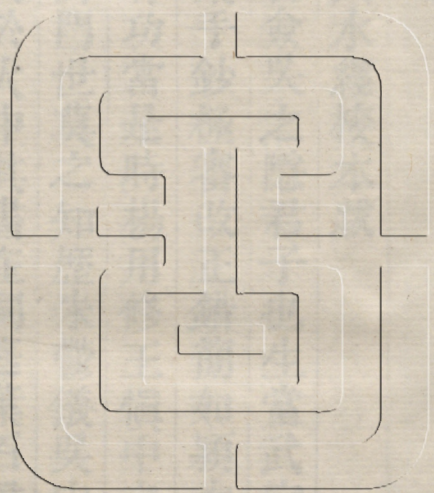
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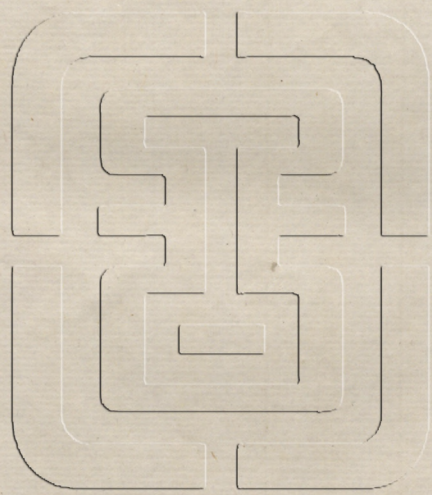
篇皆大有功

中應約

請大例及

康熙初始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灑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慎中之本尚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

魚尾正身夕糸 卷三十一  
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  
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  
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歷丙午再校於己酉三校於  
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  
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  
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雷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弃  
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  
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  
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亦自石  
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  
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  
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  
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聞而未  
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暢予懷  
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

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  
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  
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啟園  
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  
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  
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  
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則  
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  
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  
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  
閻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  
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涑水自爲一  
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  
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  
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昂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卽汨字讀如覓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二汨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卽汨又非也汨非水名上林賦曰澤弗宓汨南都賦曰溼淚滅汨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

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沔水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茗中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并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予討論浹旬遂畱置予插架中其發摘譌誤如縉姑水檀臺岡瓊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鄆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讎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

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阡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壁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澆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乎迨隋人改爲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隄防之以官守

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證因釐正之以授先君子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酈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黟縣南率山蓋因蠻字之相近也黟人因而爲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爲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



魚尾... 卷三十一  
五  
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爲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曾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尚不能攷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於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

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爲記錄之誤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於錢水則其實非山水蓋卽江水所謂錢唐蓋卽錢水之塘而流傳華信誑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由柳浦以入江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於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嶮直與句章接則嶮浦

峽浦漁浦剡溪篔簹溪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於漢志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鄮間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鄮間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溪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溪江三江而外皆以隄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溪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於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絕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

如太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淖渠洵渠皆是也則句章之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湖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利田漑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於句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溪夾溪崩崖若傾其卽所謂渠水者矣蓋六溪皆篔簹溪之支流篔簹溪入浦陽而此六溪者瀦而爲渠遂獨爲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人代已遠三犀雙鷁湮沒已久爲可歎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  
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合不  
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  
於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  
合許慎晉灼闕駟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江合者特要  
其終而言之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當  
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  
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  
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  
水滙震澤而來所趨者爲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

不知而作者妄爲杭志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  
本通不礙於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箝其  
口矣攷善長於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  
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  
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涉弟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  
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涉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  
應仲遠誤合之然鄴善長卽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  
辨之徐鉉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浴

譌莫能改正要之混涉而為濟未聞有以濟為涉者蓋  
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  
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為涉而引衛詩以  
證之夫衛封域中有涉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於贊  
皇瘦陶之閒也諒矣且樂氏以饒禰之禰為曹州之大  
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  
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  
失大矣

水經澗水篇跋

水經澗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

文又有澗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之水  
經無所謂澗水者而徐鼎臣注則澗水亦讀作翼聲與  
說文戾乃攷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於地理志密縣  
下澗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  
人謂澗水為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  
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澗水即澗水也故自  
潁水及洧水澗水之入潁者竝不聞更有澗水說文偶  
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  
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澗即澗之重  
文其說是矣

水經泄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惟以汜水為禹貢之澠水入泗又以滎播之播為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至其言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氏泄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波不知所在爾雅過為洵則當是過水之旁出但過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相就許氏安所指乎又自漢後不聞有氏水惟潞水一名泚水見於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水不能入之既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所謂入氏者非泚也乃泚也水經泚水篇亦嘗誤云泄

水入泚至酈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此為氏則益不可通耳據酈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引說文最篤而于此條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攷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乙亥五月又題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攷胡東礁閭潛邱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真妄言也沔水乃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經不意其作此藝語也按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

入江今不知冷水爲何水也又云簿水在丹陽今不知簿水爲何水也其可攷者惟溧水見說文亦見漢志應邵以爲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淳石臼諸湖也廬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樅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卽秦淮則已見沔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卽說文之冷水也其地俱合應劭誤以此冷水爲冷道之冷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冷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爲是不知此乃丹陽之冷水於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

一帶頗爲近之

水經漓水篇跋

漓水一名灑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爲漓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漓所以通專在於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漓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漓水南下興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漓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鐮齒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漓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

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閒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  
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何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儀  
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  
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柳開輩之謬

水經涑水篇跋

水經之例凡羣水合於一大水者皆詳志其源流若別  
自有篇者雖於大水志其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  
自具也涑水別自有篇者也出於河東聞喜縣黍葭谷  
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於張陽池此其源流  
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涑水水出縣之雷首山

西南流亦曰雷水迺桑泉俗謂之陽安湖水而西南流  
注於河其源流各別蓋聞喜之涑卽洮水也通鑑地理  
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水  
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  
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涑川自聞  
喜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涑卽絳水下流自絳歷聞喜夏  
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坂又  
西南注於河名陽安湖水蓋自猗氏以上皆洮水之源  
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水經一百二  
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涑水篇但

言涑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蒲坂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竝引左氏伐我涑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況千餘年後乎厚齋雖兩列之而亦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臨晉以溉田乃恍然曰斯兩涑水所由合也則前此聞喜之流竝不與臨晉通蓋至唐而始合也故鹽池圖說曰涑水中尾多窄至臨晉而山溪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中尾多

窄者出於人力之通過此則又一涑水也若左傳之涑川則原在聞喜不在蒲坂蓋王官城亦在聞喜也惜不起樂顧諸公而語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梅磻曰人苦不自覺前人之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斯言真克己之論梅磻是注世人宗之罕敢議者顧宛溪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讀之則不止宛溪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支流而以爲四瀆之濟求桑邱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桑里當之英布爲漢軍敗於洮水之上洮水乃泚水之



誤而梅磻以為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直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為糾謬一書病廢不果但梅磻注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為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汧水為禹貢之澗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滎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東坡頗然之不謂顧宛溪亦主其說并以之

改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滎與澗通即汧水則近於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婁江東江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洮水即震澤之洮湖尤舛宛溪地學實出東樵潛邱子鴻之上綜羅既多不能無錯然此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終

鮎埼亭集外編 卷三十二

論說事東不勝卷三十一  
 是無...  
 之...  
 檢然...  
 於...  
 如...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七

題哀江南賦後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鴉首賜秦為天  
 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  
 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  
 天醉之說者也即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  
 體也何用更為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淳南直詆為荒蕪  
 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淳南之言乎若顏氏觀

我生賦實勝於信蓋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爲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邨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蕙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舊唐史載竇連波妻蕙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蕙始平武功人陳畱台道賢第王女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及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爲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寵蕙摧辱之已而滔鎮襄陽遂獨攜妾之任絕蕙音問

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於蕙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於此詩同異未備因摭一則以佐攷證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於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其人特遭五閭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爲搜緝補作唐遺臣一卷其已見於史者曰司空侍郎圖韓侍郎偃羅隱

梁震輩此外尚有如孫郃陳向之徒尚得十餘人亦稍  
慰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  
顛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澆顛  
亦強爲名道若干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  
揖公卿狗竇號光逸漁陽裸禰衡笑雷冬蟄震巖電夜  
珠明月滑侵簪冷江光逼履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  
傾擊地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亨  
議論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  
識心相許開襟語便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斯人  
非唐之貞士棄官隱於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攷然當

附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  
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志擺脫是良圖塵土  
畱難綴纓綬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  
吳顛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  
此哉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邨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  
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邨之言是也而尚  
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  
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九溪之桃林辛未

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卽居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葬卓黃金卽翻笑羲皇卽接羅鵲詩曰莫怪天涯樓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汚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涇泥閑興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旣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

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卽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

王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  
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  
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  
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書程尚書子糾辨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歿後羣弟子推而呼之者同時張  
敬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舉薛季宣程  
可久諸君大都皆曰元晦耳程泰之尚書仕孝宗時其  
卒在晦翁前而辨子糾事乃有朱子之目予疑是文非  
尚書筆况張清江乃晦翁弟子所著春秋集注尚書不

及見而辨中亦及之其爲捏造明矣尚書遺籍如禹貢  
圖論易原詩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俱見之惟此  
乃載於文獻志者未知其何所出竊欲質之博雅君子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宋少師式齋范公楳在理宗朝爲名臣詳見袁文清公  
慶元志其詩則予未之見也乾隆癸亥其九世孫核得  
其墨蹟一咏梅花絕句一咏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  
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爲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  
闕亟錄而藏之先公搜甬上前輩詩在臬堂簿錄之外  
數十家其風節文章之著者尚書豐清敏公舒中丞纈

堂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冲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袁正獻公正肅公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程教授時叔兄弟程侍郎徐紀助教堂鄭教授駒其餘不甚見稱於世若陳晉錫者尚多有之今得尚書之詩悵先公之未見也若鄞江先生詩見於荆公墓志者是王氏子孫私撰託之荆公非眞筆也妄男子取而列之以補臬堂之本則謬矣核能購其先人之墨蹟以充文獻賢矣哉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上

狀惟有瞻仰卽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相萬福某碌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賦取辦於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費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卽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謗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

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  
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  
學士親家契兄侍右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  
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於  
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  
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  
戒學者驚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  
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  
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

袁不爾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  
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  
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  
獻二帖而當時爲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矣陸學精處  
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  
祐志中所載之帖跋於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  
今是帖再跋於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  
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於斯道茫無所見年  
來健忘昏髦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樓之精舍  
與吾家近止一葦歲時過之曷禁悚然是帖昔藏於樵



李項氏今歸於江都閔氏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舅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谷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蹟一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為松雪記事子孫提頌行可者第二幅為管夫人漁父詞四首第三幅為公弟孟碩送剛父學正之任桐川詩第四幅為公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為仲穆子彥徽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為公子仲光和草堂秋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幅首尾不完然猶可

審其為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為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舅墨妙歸於谷林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剛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有兵略其後從桐川學正徙吾慶元適方國珍來寇總管輩不能禦剛父自請分守東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慶元不復可守矣子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圖經亦莫為剛父立傳者僅得其概於先王父贈公所輯方氏事略子嘗過東門為賦王學官故營詩編入句餘土

音適見孟頫贈剛父詩因牽連及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為唐楚友不知其為吾鄉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穉隨母養於白大德庚子任毘陵教授剡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否然要為吾鄉添一詩人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子攷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朔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為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

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為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泉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

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攷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子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

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峰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攷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畱行人以挑師釁耳蘓天爵以爲哀宋是也

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  
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  
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  
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  
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  
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  
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  
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  
夜涼

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列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

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醜酒男兒

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  
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  
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  
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哀  
□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  
鷺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  
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  
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  
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  
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

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  
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  
南朝苦不伸沂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  
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畱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  
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  
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  
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  
於詩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綱義動英主顏鄙哉山  
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

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  
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  
託興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已之不當  
畱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  
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  
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  
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已和擬古詩曰忍飢  
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  
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  
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愁雲落崩

崖則觀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  
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  
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  
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  
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  
和咏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  
來不同斟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  
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  
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  
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

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  
竹日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  
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  
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  
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塚曰故國無家仍是  
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  
覆巢傾死節臣毛髦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  
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  
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秘閣收  
當年緹襲爲誰畱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

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嘆語哉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倡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酣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晴風漲酒瀾又云更有隣墻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惜夫

題蒲壽宥詩

顧徵君亭林紀蒲壽宥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銅蒲氏子孫諒壽宥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爲浮屠刺血寫法華詩云丹書何切切滴心不滴血縱使血可乾其如心不竭蜀鳥啼作花至今萬山纈殺身以成仁遺訓有先喆何其謬爲激烈一至此也然讀之終無沉痛之意蓋膚語耳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訊以爲吾始而喜繼而憂終而恨喜者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足相聚也憂者以初筮仕而得刑曹人命至重恐有失也恨

者以自此恐不復讀書遂爲俗吏也教子如此可以爲天下人父之鵠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及吏事不談文章則吏事亦學也公又何恨之有茂元後官侍郎稱名臣不愧文懿之教云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荆川與鹿園札三十餘紙予得其七荆川文吏而惓惓於論兵鹿園大將而諄諄於論學觀其翰札令人肅然起敬也適九沙七生辰予無以爲之壽卽以七紙致之九沙喜曰吾家世珍也因囑予爲之跋其餘紙亦歸九沙從子西郭

跋豐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莓厓札言其子瑩有萬夫之勇又極言其不孝考功有愧於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見瑩詩又頗蘊籍不似勇夫何也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是人僞作其中真筆不及半但觀其湊成三百十一篇之目便是邨學究所爲強合毛詩之數者開卷便說畱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是其人全不識東西者陽翟之韓而以爲三韓三韓而卽以爲漁陽何其妄乎以讀破萬



卷之石齋而爲此言耶

跋王節愍公手蹟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申之難竟無一人乙酉南都之亡家居而死者陸大行鯤庭王邵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於師者翁都督也畫江之役褒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邵武吾鄉董戶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甲榜邵武係乙科耶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邵武始得諡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邵武手蹟於戶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邵武於戶部爲舊契邵武不負故

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良徐主事復儀俞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芬姜指揮國驤吳都御史聞禮吳太學惟修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胤湯守道芬張都督堅郁大令廷諫輩尚有人焉莫爲之先何以鼓其氣哉邵武向未嘗見其手筆爲正容肅拜而觀之邵武子均壬午鄉貢進士於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因國末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不得忠介錢公書爲憾已而得其爲諸生時試義殘帙

喜而裝潢之屬子跋尾子逡巡未作九沙寓亭不戒於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諸作筆法跌蕩清妙爲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爲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濬恭方與子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尚書手蹟其十幅在馮研祥家皆與馮氏羣彥往還者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遭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下也楊大洪作秀才時貧病艱危備所不堪吾黨慷慨建豎無烈於大洪者彼固於困窮時辦此矣足下定當得力

於此其言善矣然則尚書晚節狷狷殆以少年甲第清華故累之耶其云曹生能救清漳可謂不負吾門閩人若更跳梁當置清漳於何地清漳指黃忠烈公也忠烈之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以二千金爲納橐餽者戴初士黃商侯顧不知曹生爲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識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禾人則疑是曹給事遠思當更攷之聞有周之夔故異黨也跳梁者必其人矣振公亦不知爲誰第二幅云劫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聞霍魯齋作守道此好機緣春夏閒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

為商地主不至栖栖旅人也內典可更為一蒐訪嗚呼  
望塵于索禪力何在不覺為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  
刻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  
予聞之周鄧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  
客有訪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并前  
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  
書詩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於此宜其有浪子燕青  
之誚此卷歸吾友趙大意林合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  
能詳覈良自媿也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也  
昂首答曰區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者為  
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總無的確只有在山困頓聽  
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幸本土之  
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當以南通括蒼為退  
步而資斧難延恐為首陽之續則又是南都已破時而  
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又是赧王未擒時吾  
友趙大意林以此狐疑令予定其時日愚以意度之鴻  
臚既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特爰書或恐尚有後命耳  
而赧王聞江都之信奔蕪湖 大兵直下秣陵浙中亦

風鶴交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尙未聞靖南消息則故君尙在也大略當如此

魏庶常下一墨蹟跋

子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黎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髯子一以遲蒙謗傷哉然子一致蠟書於夏峰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爲應則無知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紙已得其概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閩人構難之語外屈其形內食

其心是黨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

馮徵遠手蹟跋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畱仙卽元颺小馮君鄴仙卽元颺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颺翁仙繼之其羣從則元颺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尙書負重望遭逢國難相繼野死於杭之湖土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顧卒以蹈海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真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黎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鶴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於馮研祥家見其手札爲之泫然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筆頭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耳稍長始悉先生之大節因爲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寥寥矣是卷乃先生平淮碑論書以贈陸丈春明者先生之集已亡則是論尤所當存也李君海若爲其族孫以未得先生墨蹟爲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之文於前

跋周鄧山先生墨蹟

鄧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銚於渾朴之

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日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蠶菴太常輓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入刻予家有其手卷蓋書以求正先贈公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太常輓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未及者足以當詩史矣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蕭山毛檢討奇齡有三大辨其一爲忠臣不死節文異

哉其立言也忠臣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之文由於盧鎮遠宜所作續表忠記而不知其所以然鎮遠子同里先輩也初任蕭山教官其時檢討以亡命之餘歸里得復諸生名籍怨家不能忘情多相齟兀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鎮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備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謂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鎮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集爲趙給事言士所雕二集爲程上舍某所雕皆與檢討論定而出者卽令檢討爲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審也鎮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

戴名世之禍檢討懼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師所表章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謹乃檢討懼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續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濫充國殤而假託予序恐世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改其志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爲序嗚呼何其悖歟檢討不過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恩知己之舊斯苟稍有人心必不肯爲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夫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於斯文檢討之生平盡於斯文其詡詡然落筆時蓋可

想矣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子嘗流涕出以示予予因爲記之若以續表忠記言之其紀事誠有未覈文亦多不工雖予不敢以其同里爲之辭特檢討親爲之序而反覆如此其心原不爲書之是非起見則可駭也天門唐庶常建中曰君始置檢討弗問蓋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領之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八

跋六經奧論

竹垞先輩跋六經奧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攷書辨論詩傳詩辨妄詩名物記春秋攷春秋列國圖諸經序刊謬正俗跋而無奧論且謂其書議論頗與通志略不合然其於是書之妄有未盡者蓋漁仲卒於高宗末年其於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以後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人之書

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淦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尚得以爲漁仲所著乎乃笑明中葉人傳是書爲漁仲而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書也予又觀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啓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於人之系代源流本不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舉正則意其亦閩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發前人所未逮者如論秦誓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既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

又謬造高麗尚書日本尚書於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爲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託之清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黎洲別傳記之略具豐氏嘗朱子無所不至夫欲詈之則必先攷據其時代而言之以庶幾人之或信不當任口周内也今託於郝陵川之言謂史衛王通於楊皇后朱子館史氏因爲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背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史之官未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侍從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其仲



叔孫僑如慶克之汙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卽史衛王當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公也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書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爲無疑也若其中亦有可采者不當以人廢之是則黎洲之言信然

書朱子綱目後

黃幹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尙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

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耳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衰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士亦無復立志者偶讀通典劉宋孝武帝時周朗上疏欲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

徒習武三年有成升之司馬若七年不能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孝武帝不能行也愚謂此卽明初社學之制洪永之間蓋嘗行之而惜其不久然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八年可也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荆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尙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案毛傳解剝爲擊故釋文音普卜翻荆公不以爲是乃以養老解之偶一日到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曰撲棗去矣

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

見容齋隨筆

古人訓詁之學

不可輕易如此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錢唐丁高士鈍丁得宋楊和王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會閣中故物也風雲慶會閣者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之所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爲大府旁列諸子四宅極其宏麗而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卽以乞之高宗高宗許之又曰恐廷臣有言宜速爲之於是和王督濠寨

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爲之三日而成入自五房院  
出自惠利井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高宗諭曰沂  
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惟卿容之言  
者遂止和王乃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  
字揭之而供奎墨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  
餘年辛巳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以爲龜失其首將  
不利矣次年果大火數百楹無孑遺而是卷得存不可  
謂非天幸也嗚呼中興多名將鄂王蘄王及劉太尉輩  
之功無一售者其得窮極富貴以老莫如附會政府之  
張循王而次之卽和王試觀奎墨之稠疊可以想見恩

遇之隆三復思陵西湖之語君子是以知宋之不復北  
征已

跋汪伯彥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以逆豫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之  
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參政則  
顏岐李邴張守王綯故樞使則韓肖胄諸公封事李爲  
最呂次之其餘亦皆有可采獨顏岐寥寥一無建明岐  
故小人力阻李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伯彥之封事  
假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如相如作賦子虛亡  
是之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所見質諸天子斷

自神算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明言耳其語亦絕非  
奏對之體令人發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  
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是則仍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之說而不敢言中原人願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諡勅也按  
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諡曰  
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  
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諡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冑謂  
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

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諡以繆醜  
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勅中序鄂王冤狀  
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  
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窻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  
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矣  
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其姓  
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邨而外多已湮沒不傳向  
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清淺不亦危哉其間有可

疑者第三名高宇爲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  
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爲分水魏  
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名子直亦分水魏  
石川第七名栗里爲金華楊龍溪名本然字舜舉而三  
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爲分水何  
教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名陳緯孫亦分水何教名  
鳳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二名鄧草逕爲三山劉汝鈞君  
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爲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  
同名四十名柳圃爲月泉竹臞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  
鶴臯亦月泉竹臞陳君用又五十七名有柳州月泉四

十七名臨清爲建德王進之而四十九名亦王進之建  
德五十名元長卿爲義烏陳希聲而五十一名聞人仲  
伯亦義烏陳希聲竟連名而疊出豈當日隱語度辭務  
畏人知不憚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  
誤近世雕本未及是正耶是皆當俟之好古者之攷證  
者也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其勢錯猶且至此何況荒  
亭野哭邏舟移榜其爲張孟兼所不能詳者尙可問哉  
若槐窻居士黃景昌嘗著尙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賢  
錄湛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裔孫養於白氏見剡  
源先生集

心史題詞

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爲予言心史必是僞作予是其言而無徵也已讀閩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證也嘗以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爲此詩文子謂閩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所南別有錦綫集明崇禎中尚存黎洲先生曾見之子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其奇零者尙便是書而在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改造爲是書雖非眞本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已吳兒喜欺人至今謬稱晉井舊物以

索高價凡有數本予見其二

跋袁尙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其記北京營造本末一篇

謂左副都御史李慶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卿列蔡

工部侍郎濫起人夫恣爲魚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月糧之

外每旬賞鈔有病者賞醫藥死者賞棺慶新與都督薛

祿指揮沈清等祇圖剋取入已盡行乾沒月糧則以死

爲生重妄支給及殿成命大醮以懾死役者而慶懼以

濫役得罪祇開萬人以上其奸如此不半年而三殿災

職此之由也按慶新不足言矣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亦

魚尾書集卷三十四  
依阿其閒耶不亦爲盛德之累耶

題閑中今古錄

黃南山先生孫溥作閑中今古錄其見聞有可采獨所記樂肇論語駁始末則誤甚矣樂肇乃六朝時人伯牛有疾章集注所引君視臣疾之禮乃樂肇之說而朱子引之今以爲其駁因朱子而作何耶

又題閑中今古錄

程尙書仲能以文學之禍死見於存吾是錄中明史以爲病卒誤矣明史經萬丈季野之手萬丈精於權史而鄉里先正事竟不能審以是知史事之難仲能大儒之

子在元已官至尙書不能爲余闕并不得爲危素悲夫

跋陳半湖聞見錄

半湖聞見漫錄予節錄其有關明史者獨爲一卷其餘則皆格言也李自實附寧藩史家所紀不堪獨半湖云寧藩之叛邀李議事李言其失計當自舉奏以非敢違祖制殺大臣因彼抗詈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寧藩以其不附禁之於承奉回世乃云李受其公爵爲謀主而滅其家則過矣以大臣交藩王身可死家不可滅也半湖之言如此則世之所傳所謂下流皆歸者耳然寧藩之謀久矣李豈有不知者平日附之而臨時狐疑則亦

適見其為小人也究竟何益之有李有白洲詩集予於天一閣范氏曾見之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江藩瑞昌悼順王玄孫鎮國中尉統統纂述遺詔事實一卷時年七十一矣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聲淚交下惜其所紀亦多舛誤如襄城伯李國楨之葬梓宮並無其事當時所妄傳也太子已陷賊營而曰不知所之開齊化門者曹化淳非杜勛也若范文烈公係揆輔乃以為刑部尚書倪文正公係計相乃以為禮部侍郎王侍郎家彥則以為太僕孟侍郎兆祥則以為左通

施副都邦驥則僅稱僉院吳太常麟徵僅稱戶科而周御史亮工忽稱副都則官簿崇庫俱未之攷也侍郎張忻再入

本朝而以為拷死行人謝于宣拷死而以為逃則死生亦未確也其餘不能枚舉又若賀太僕王盛並非死於甲申者不知何以混而入之其筆墨謗陋無足觀未附絕句四十二首亦不工然選明詩者不可竟遺此人也予友張燾取以示予因題其首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明熹廟時奄禍為亘古所未有天奪其魄莊烈帝出而



極之彪虎餘孽誅鋤殆盡而西山之碧雲寺尙有逆奄生前所造塚穹碑屹立乃崑山南樂兩相譔文入

國朝猶無恙相傳寺僧拱護甚力遊人過往多以穢物擲其碑寺僧伺其退輒洗濯之子嘗憤守者之愚而以爲得使崑山南樂長存面目被人嗤詈正自快意康熙辛巳張靜齋侍御疏請毀之得

旨允行是固大快人意之舉但惜不取碑文揭數本附之三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馬流芳百世之志也

跋柳先生年譜

柳先生年譜一卷不知誰人所作大畧宋儒仿呂汲公

韓譜爲之江都馬涉江昆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遂與韓譜合刻中有辨新唐書二條謂據子厚先侍御史神道表稱中書令爽乃於侍御史爲曾伯祖列傳蓋仍韓退之墓志之誤而爽字子燕列傳以爲子邵者非俱見讀書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實仕於唐而譜以爲隋豈固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令繹同葬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名以是知攷證之學其難如此涉江歎曰有是哉因書之於其後

再跋柳先生年譜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冒名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出於崔元翰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表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曰恐是博士韋籌作而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若爲裴令公舉裴冕乃冕說作柳州之生冕薨已五年今按譜中所列尊號表六首柳州謝上表未及別擇其餘似亦知其非而不載

題范文正公年譜

是譜爲吾鄉樓宣獻公所編而公五世孫之柔校正者又有補遺一卷言行錄四卷皆元時刊本自公少有朱氏之困淄州池州爭所謂長山者紛綸莫定予嘗見永樂池州府志中有宋忠臣丁黼於理宗紹定二年作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以青陽朱氏所藏文正手帖及謝太夫人畫像爲據而府志折衷之曰朱氏實籍青陽文正繼父文翰嘗任淄州長史謝於其時歸之故文正讀書淄州之長山其說足以解紛矣是朱氏雖籍青陽而青陽之長山非文正之書舍文正實寓淄州而淄州之

長山不可以為朱氏之本貫也然年譜明曰淄州長山朱氏何耶公於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於義未為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書郝氏族譜後

偶見法帖刊誤一書宋黃伯思著其中有曰晉郝氏自太尉鑒以後遂為江左名宗其字讀如尚書絺繡之絺世人俗書郝作郝呼為郝訛之郝此大謬也郝訛晉大夫卻毅之裔郝鑒漢御史大夫郝慮之裔按漢有益州刺史郝儉支既不同音亦迥異唐人如陸魯望之博雅亦有一段

清香染郝郎之句蓋沿俗耳愚按尚書絺繡之絺孔傳讀作如字伯思所據乃孔傳也按鄭注讀作帶字今多從之說文郝成周邑在河內杜氏曰河內野王縣西南絺城以鄭漁仲通志例當是以邑為姓又按戰國策有絺疵郝既與絺通或即絺疵之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焦文端公志經籍其譜系家則吾鄉槎湖張氏之譜在焉張氏之譜修於東沙尚書有善有惡區別森然蓋譜系中所未見先宮詹修全氏譜族祖見山先生實秉筆欲用其例宮詹難之而止或問予曰兩家所見若何予

曰皆是也尚書志在春秋一筆一削雖家乘乎而霜松  
雪柏讀之凜然知懼宮詹則爲孝子慈孫念有取於包  
荒之旨非僅僅懷府怨之恐也及見戴帥初集序富春  
孫氏譜乃知尚書之例出於孫氏

跋田表聖墓志

田侍郎之直節無可置議顧其在太宗朝嘗請封禪則  
一言以爲不知者也漢唐以來請封禪者無一非導諛  
之臣侍郎非其人也特其晰理或有未精耳當時幽燕  
未復銀夏爲梗開國之勛較之漢唐劣矣乃敢尙啓其  
侈心乎不謂侍郎有此失詞也范文正公尙序此事於

志中亦偶未之思耳真宗甚眷侍郎於其歿也二子在  
居喪中仍食月俸斯古今卹典中所未有者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子纂古今親表錄友朋多言其徒費目力不知門地分  
而流品出未嘗不於世教有補鄉先生宋中大夫周公  
鏐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  
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  
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  
登錮籍者七人予旣牽連書之又讀陳忠肅公璫與兄  
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到官尤

魚尾書集卷之三十一  
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  
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  
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  
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於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  
典刑者亦豈少哉文正壻一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  
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  
節死於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考功忠臣亦在  
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偶從大夫裔孫見家傳書此以  
勉

跋王檢正庭秀傳

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  
困學紀聞撮其磨衲集議論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  
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  
弟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  
釋而以易傳成於楊謝之刪潤詆趙張二相九力有是  
哉其謬妄也是以深寧斥其邪詖子謂舒待制之與檢  
正文章俱有可觀當置之文苑而識其短以爲後人之  
戒

跋豐吏部宅之傳

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

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  
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按後邨哭吏部  
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計聞朝野其淒涼蠹移北府兵  
皆散筮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  
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  
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  
而吏部蓋有助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  
議病尙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  
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  
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跋袁處州行狀

狀云宋之亡也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陳參  
議允平有讐家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參議爲書約蘇  
都統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出兵以迎禮部尙書高衡  
孫連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  
圍捕鞠實賴處州識其麾下得解其事而參政由是得  
脫其後復有言昌國大姓以故王爲名者元帥不聽嗚  
呼順治戊子己丑之禍如一轍也而衣冠之禍更慘已

跋袁尙寶行狀

尙寶袁公行狀黃先生南山所纂也尙寶傳其父之學

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賢之問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當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妄九大臣風節惜南山先生之狀其敘事過於質直無文

跋陳祭酒行狀

吾鄉陳公敬宗明初名臣也實與李祭酒時勉齊名南北吾讀其行狀乃知其亦嘗奪情起復明初文臣奪情甚多而李賢所援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陳公終身侍從亦奪之不已謬乎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有明中葉以後宰執以相軋爲事是一大患也方佳洲分宜兩公玄黃之後當國者似亦宜爲前車之鑒讀江陵集則新鄭之與華亭一盈一虛益可畏矣江陵爲庶常時乃華亭所教習故所以護華亭者甚至卒之傾新鄭而攘其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國大臣不竭精神於補袞而專用之門戶中論世者所長嘆也

又書江陵行狀後

江陵當未第時深爲遼王憲爚所眷時世宗方耽玄默之道王以方士長生之術見幸穆宗卽位或誣言有淮

南衡山之謀遂下請室江陵實有力焉語在遼邸紀聞  
江陵尋售王府爲第神宗時之沒籍以王妃王氏之請  
也物換星移格天閣在人何在者終於不保生前之機  
械坑坎亦可以已矣夫

跋明王晉溪尙書傳

明正德閒大臣晉溪之才偉矣故能默用陽明以定宸  
濠之難其人雖兼機數然三代以後盤根錯節亦有非  
機數不成者必墨守迂腐道學之言以格之此愚人也  
明人論晉溪褒譏各半非知晉溪者晉溪爲敬軒再傳  
弟子其太公卽敬軒弟子也然則晉溪之心術何嘗不  
粹特事有經有權則所以處之者亦有體有用以是知  
敬軒陽明之學亦未嘗不合

跋衛元嵩元包後

宋楊通老謂衛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周  
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黎洲先  
生詰之謂北史周書皆無元嵩之傳不知其何所據愚  
攷北史實有元嵩在藝術傳但傳言元嵩好言將來事  
不信釋教上疏極論之因疑元嵩乃道士而惡釋家者  
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  
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其上疏非



詆釋教乃謂託於釋教者之多耳自唐中葉以後沙門始有賜爵之事元嵩賜爵其言不覈予友杭編修云元嵩實道士不知何據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古人有畫像記畫像贊二種獨宋慶元庚申沙門善月爲四明尊者作像志銘是文章體例中所未有也四明法智師主延慶道場實爲寶雲通公高座以振天台螺溪之教沙門宗曉爲之纂教行錄七卷子生平不喜佛書而是編以有關梓里文獻故收拾之其中有紹興壬午青山居士樓弄跋文當是太師樓楚公昇之弟也并

錄以廣舊志之遺

題蟬津集

浮屠之文如蟬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蟬津所能排卽以其文亦豈可遽與昌黎抗歟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書道德真經三解後

道藏中多有易學鄧錡亦其一家也雍正甲辰得見其道德真經三解一解經則章句大旨也二解道則述天地始終之故也三解德則丹竈家言矣又述真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冠之卷首原夫柱史清淨之旨轉手

而爲長生久視之學隋志未嘗合并蓋其慎也鄧氏之書其意在乎通津然強分道與德而二之則支矣

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子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云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卽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三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

獨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覈而篤矣然予并疑是書乃贗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於老子所錄有百家隣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使君平有之不應不見於志其疑一也王貢傳載君平事但曰祖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是特祖其意而別爲書非竟若是書之爲箋釋也然漢志亦不錄是已亡矣安得晉魏間忽出乎其疑二也且予嘗觀其文亦頗不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南山先生晚年頗言養生故瓊臺贊其畫像有高慕玄

虛漸入佳境之語道德經附注三卷自言因王弼舊注  
茫昧因發其光耀之二二而以不得神從寥廓快觀昭  
回爲恨則好之亦至矣讀先生傳家集其養生之言亦  
津津然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南山先生注陰符以爲當卽寇謙之輩所著其言甚確  
其謂篇末一百一十三字蓋古注而混入經文之內者  
因改正之愚意則謂此乃總結三篇之說非注也惜不  
得起先生而問之

書程雲莊語錄後

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鄆之門  
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  
教之餘術而別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  
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尚有  
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爲宗而著定爲十六目其前  
八目曰不著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爲眞白此彼相非  
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不指不指之指是爲眞指是非  
交錯此彼和同是爲指物青白旣兼方員亦舉二三交  
錯直析橫分是爲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聲負色勝  
天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爲名物惟名統

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地偕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爲真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而指非指是爲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變其後八日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卽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脫盡是卽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閃鑠難名精光獨透曰真神至精至神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爲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從橫周徧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

惟慎所謂名實自正曰慎謂彼此惟謂當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無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亦久矣雲莊蓋參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莊之傳如熊如灑金貞輩不甚著名而正希先生爲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蓋得於雲莊其遺書又有易數定序及著法定序十目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士

再題雲莊語錄

正希先生講學師欵人程雲莊向嘗聞之梨洲黃氏得

其大略後見其書於揚之馬氏果誕謬不足信也其講兵師閩人柯仲炯所謂農丈人者也仲炯亦自負易學主象數予未見其所著故姚令王君正中說易本之而正希與劉侍郎之綸並師之黃太穉曰仲炯從董公應舉屯田一妄男子耳嘻正希之學一出於雲莊一出於仲炯皆自以爲專門而世莫之信以所見於用者驗之卽其薦申甫而可知矣因并附志之雲莊語錄之後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屏山唱道集說鈍翁駁之詳矣偶閱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

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噫屏山歷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卽或其言閒有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造爲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鮑琦亭集外編卷三十四終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 卷三十四 ...

